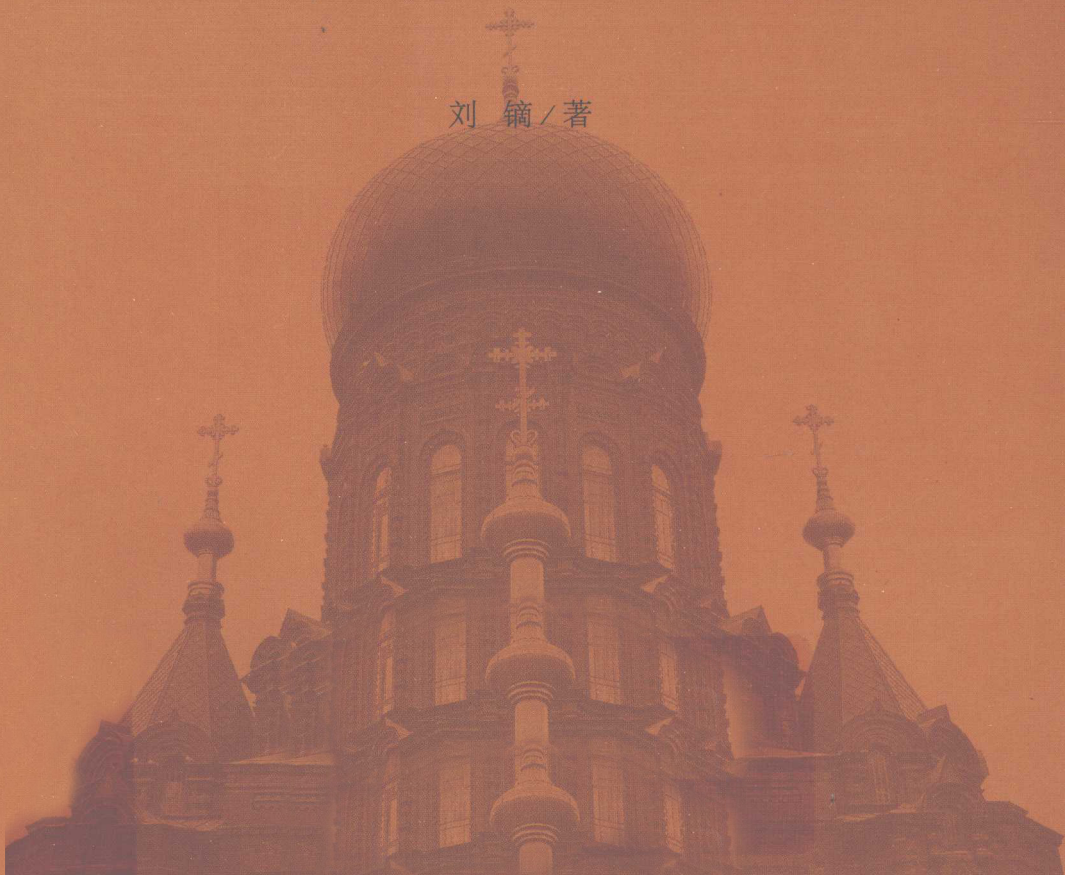


松花江上  
大型系列文学丛书

# 田家烧锅纪事

刘 镐 /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# 田家烧锅纪事

刘 镛 /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---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田家烧锅纪事/刘镛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2.7

(松花江上大型系列文学丛书)

ISBN 978-7-5153-0760-2

---

I. ①田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95107 号

---

责任编辑: 程黛眉

装帧设计: 瞿中华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

邮 编: 100708

网 址: [www.cyp.com.cn](http://www.cyp.com.cn)

编辑电话: 010-57350521

门市电话: 010-57350370

印 刷: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---

开 本: 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: 21.75

插 页: 2

字 数: 320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2.00 元

---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010-57350337

---

## 引子

田家烧锅这个名字，哈尔滨的年轻人全都感到陌生，甚至觉得它像海市蜃楼一样缥缈。而在历史上，田家烧锅是一个真实的存在，它是香坊的前身，许多人还说它是哈尔滨的起源。据史料记载，18 世纪后期，山东省登州府黄县一家姓田的兄弟六人，渡海逃荒到吉林榆树田家屯投亲。田保辉、田炳辉兄弟俩听说松花江南岸地广人稀，就来到这里，托人以阿勒楚喀旗人温八秧子的名义开荒种地。历经两代，开荒 300 垧，家产日丰。几十年过去，这片荒原逐渐形成一个以汉人为主的村落。田家的粮食越来越多，卖不出去又保管不好。恰好有一个祖上世代酿酒的，和他一起开设了酒坊，起名叫“永聚德田家烧锅”。“田家烧锅”就成了这个村屯的名字。

在那个时候，东北是满人的禁地，是不允许汉人涉足的。清王朝把东北视为“龙兴之地”，自皇太极“定鼎燕京”，挥戈中原，就关上了山海关大门。顺治即位后，尊盛京为留都，设文武大臣驻守，划定“八旗屯界”，把土地分给旗员家丁，不准卖给汉人。他觉得单是控制山海关，难以阻挡四野八荒的流民，沿盛京边界修起两道绿色长城，称为边墙。东段从鸭绿江边的凤凰城到开原东北的威远堡，西段从威远堡一直到山海关长城脚下。康熙即位之后，又在北面筑起一道边墙，从威远堡一直延伸到北法特哈东亮子山，叫做新边。老边和新边组成一个巨大的“人”字形，把吉林、黑龙江和盛京彻底隔开。盛京将军辖区之东，松花江北岸归黑龙江将军所属，南岸由吉林将军管辖，边外不设州府建制，实行军事化管理。雍正承袭康熙衣钵，依然强调满洲子弟加强武备，只许学习满语骑射，不许读书学文。乾隆更知道汉族文明的厉害，不仅连连制造惊世骇俗的文字狱，连汉族罪犯也不再发配到宁古塔，改发西部各省的烟瘴之地，更不允许汉人在东北拥有土地。但松嫩平原地广人稀，土地肥沃，一攥就能流油，撒下种子就是金灿灿的粮食。旗人不愿到这里受罪，却吸引着大批关内灾民，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，辗转来到这里落脚谋生，于是就有了田家烧锅。

田家烧锅位于阿勒楚喀西北 40 里，村边有一条大道和阿勒楚喀相

通,路西是一片遮天蔽日的老榆树。它北距松花江 10 多里,和松花江有一道隆起的土岗相隔,这条土岗被人们称为龙脊,后来叫秦家岗。据说江水原来就在龙脊下滚滚奔流,不知何时向北翻了个身,让出一片七八里宽的地面。

19 世纪上半叶,田家烧锅出了个德高望重、备受景仰的人,他叫于怀祖,人们称他为于先生。于怀祖其实不姓于,他原本姓徐。1778 年江苏省扬州府东台县发生了一桩震惊朝野的文字狱,这就是徐述夔《一柱楼诗案》。这桩诗案从扬州一直闹到江宁,一个私塾先生与徐家有关,深恐受到牵累,决意逃走,徐述夔一个侄子担心受到株连,让不到两岁的儿子认私塾先生为义父,化名于怀祖,随私塾先生逃到了山东菏泽。

20 年后,私塾先生夫妇双双弃世,又赶上山东大饥荒,于怀祖只身闯关东,来到田家烧锅。他一边在酒坊当账房先生,一边和一个捡来的孤儿铁柱给旗人开荒,几年后便创立起不小的家业,从阿勒楚喀娶回韩晴儿,给铁柱也成了家,让铁柱给他当管家。铁柱连自己姓什么也不知道,媳妇把儿子生在井台上,于怀祖以井为姓,给孩子起名叫井泉生。

于怀祖乐善好施,灾年赈济灾民,很快有了好名声。家业大起来以后,苦读《易经》探究易理,学习天文地理,总结种地的学问,成了远近闻名的圣人。

“圣人”这个名号是从李山东叫起来的,李山东比于怀祖早来几年。于怀祖逃荒路经一个驿站,李山东的女儿托他给父母捎信,于怀祖才来到这里。他能在田家烧锅立下脚,也是因为李山东牵线搭桥,所以两家的关系十分亲密。

1827 年,一个叫田为本的人投亲来到田家烧锅,他是于怀祖义父女儿的儿子,朝于怀祖叫舅舅。田为本的爷爷是武举人,打抱不平误伤了一个满人,落得家道败落;田为本的父亲为了治愈母亲的怪病,加入了八卦教,导致家破人亡,田为本不得不来投奔于怀祖。但他不想在于怀祖这棵大树下乘凉,到 20 里外的红旗屯,找到最后一批来屯垦的京旗垦户富三贵,立下一纸契约,为其种地垦荒。

富三贵自幼就是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,把开荒种地的事全都推给了妻子满月笑。没过多久,富三贵勾搭上风流寡妇,满月笑一气之下在田

家烧锅盖起一座宅院，带女儿富巧莲离开了家。满月笑和田为本主仆二人日久生情，成了一对野鸳鸯，生下两儿一女田野、田光、田心。十多年后，富三贵暴病身亡，满月笑打破了满汉不准结亲的规矩，亮出庄亲王干外孙女的身份，和田为本成为名正言顺的夫妻。不料富三贵的儿子为争夺田产搬弄是非，挑起了满汉两屯的争端。

关键时刻，于怀祖假托“无生老母”的名义，在田家烧锅成立起“同心会”，有理有利有节地对抗官府对汉人的欺压，调和满汉之间的矛盾。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，阿勒楚喀副都统担心逼反田家烧锅，平息了这场冲突。于怀祖又以诚意感动满人，实现了满汉融合。不久，借呼兰放荒的机会，于怀祖巧妙说服官府，使田家烧锅人率先有了自己的土地。村民们纷纷传言，说于先生是上界派下来的，是来给田家烧锅造福的。

于怀祖有两个儿子。大儿子于思源娶妻白雪芳，白家是逃亡宫廷御医的后代，于思源继承发扬了岳父的高超医术，被称为起死回生的“神医”。他精心为满人治病，为满汉团结做出很大贡献。在满汉纠葛的日子里，满月笑一度心情郁结，得了一种怪病，连于思源和岳父也无计可施，是一位道长给她治愈了。满月笑答应道长松峰山在田家烧锅建观，多年也不见松峰山道士下山，为了表示虔诚，叫田为本在村头修起一座“三清观”，并在“三清观”对面建起一座香坊，不想这为田家烧锅后来改名埋下了伏笔。

于怀祖的小儿子叫于思南，因为暗自和满月笑的女儿富巧莲相恋，惹恼了于怀祖。于怀祖把家仇扩大为民族仇恨，无法容忍家族掺杂进满人的血脉，于思南、富巧莲两人不得不私奔到呼兰，历经艰苦发展起芦苇画和羽毛画，建起“锦绣坊”，开办了“鲲鹏斋”。八年后，听到田为本和满月笑结亲的消息，两人回到田家烧锅，又办起了丝绸坊，推动了田家烧锅工商业的繁荣。在这个过程里，于怀祖思想发生极大转变，开办起男女同堂的私塾。

直到晚年，于怀祖依旧非常关心田家烧锅的发展，他让两个儿子资助田为本，帮助田野建起武馆，鼓励田光办起了学堂。

这时候，田家烧锅已经是一个颇具规模的村镇，有两三百户人家，上千人口，村里几条大街也有了名称，村民们都是从村西那条南北大道来到

这里的，叫通乡街；靠北那条最繁华的大街是商业集中的区域，也是田家酒坊的所在地，叫安埠街；安埠街南边那条街也开始有了商户，叫增福街；学馆、武馆和同心会堂都在同心街上，同心会堂是同心会议事的地方，也是同心会会众集会的场所。

1865年，87岁高龄的于怀祖和妻子韩晴儿同一天仙逝，村民们说于先生是归天了，韩晴儿是上界派来陪他的，也跟他一起走了。人们集资在东山给他们修建起一座规模浩大的陵园，还修建了一个宏伟的祠堂，给村东那条通往陵园的大道起名叫通天街。此后，陵园和祠堂成了田家烧锅的“圣地”，常年香火不断。那座祠堂按照于思源的意愿叫“同心祠堂”，红漆大门两侧镌刻着一副楹联：上联是“沐芳泽同心共济发扬光大”，下联是“承伟业并肩携手继往开来”。

这副楹联是于思源的女婿林抒云拟写的。林抒云也是江宁人，太平天国天京事变时，北王韦昌辉以清洗东王杨秀清同党为由滥杀无辜，林抒云一家惨遭毒手，他躲在柴垛里才得以幸免。林抒云只身渡海逃亡，受道士指引来到田家烧锅，风雪交加的夜里昏死在街头，幸而清晨被于思源的三个儿女于青鹏、于青溟、于青凤发现。于怀祖欣赏他的才学，让他到学堂给年轻人讲学。于青凤恋上了这个学识渊博的年轻先生，于思源特意为林抒云建起一座宅院，遂了女儿的心愿。

于先生过世后，一个女真后裔到田家烧锅开办油坊，于是有了油坊街。女真后裔在深山里发现了自己的族人，这些人在努尔哈赤征剿时躲进了深山，清政府不准他们出山，过了二百多年与世隔绝的生活，被称为“巴拉人”。一户“巴拉人”也来到田家烧锅，还有一个年轻人娶回一个朝鲜族媳妇，田家烧锅成了一个多民族融合的村落。

在此期间，于思南的手工业有了长足发展，他和儿子于青鲲开办起亚麻坊，利用芦苇资源办起了纸坊。

也是在这时候，田为本的亲家参加了呼兰农民起义，死在官府的围剿中。田野发誓替岳父报仇，和妻子带领几个弟子参加了义军，不幸战死沙场。田为本和满月笑陷入丧子之痛，不久便相继去世，遵照满月笑的嘱托，田光媳妇李桃红继承婆婆，撑起了门户。李桃红是李山东的重孙女，李田生的姐姐。

李田生的媳妇叫井新荣，井新荣是铁柱的孙女，井兰涛的姐姐。看到于思南父子事业的发展，李田生和井兰涛也不想后代再靠天吃饭。李田生把大儿子李万年送到铁匠炉当学徒，井兰涛把大儿子送到糖坊去学艺，田家烧锅的手工业慢慢发展起来，到了19世纪80年代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。

其实，这次繁荣20年前就开始酝酿了。那时候，富巧莲碰巧在阿勒楚喀拾到一块怀表，偶然结识了法国传教士约瑟芬。约瑟芬迷恋中国文化，富巧莲和于思南憧憬西方科学，刚好都为对方打开一扇窗口。于思南从约瑟芬那里借来许多传教士办的中文刊物，发动儿子于青鲲、儿媳戴红珠一起抄写，于青鲲、戴红珠又找来了林抒云、于青凤和于青溟、王化蝶等人。在如饥似渴的学习探讨中，年轻人的兴趣逐渐从科学转到政治，思索三千年的文明古国，为什么落后到只配和西方列强签订屈辱条约的地步。

19世纪70年代后期，约瑟芬要回国了，于家和林抒云决定把孩子送到法国去留学。五年后，留学的孩子回来了，于青鲲的儿子于若迪带回来法国媳妇茱莉亚，林抒云的大儿子林浩然带回来有吉普赛血统的媳妇徐文怡，徐文怡的弟弟徐文轩也跟他们来到田家烧锅。这些年轻人相继办起了玻璃厂、火柴厂、制皂厂，接近现代化的亚麻纺织厂。新兴工业需要大批劳动力，也极大促进了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，19世纪80年代末，田家烧锅已经拥有一千多户人家，四千多人口，成为北方一个重镇。

然而这只是一个短暂的辉煌，没过几年，田家烧锅接连发生两件大事。

1894年秋天，于思源小儿媳妇王化蝶晾晒衣物，发现一枚铸有男女欢爱图案的镀金铜钱，起初只以为是一个吉祥物件，当于青鲲确认这是妓院用的春币时，她立即通体透凉，搭乘一辆马车，去奉天寻找于青溟。

听说王化蝶只身出走，于青凤去找于青鲲探问，于青鲲说出自己的猜测，于青凤心急如焚。可这时于思源不在家，于青凤和林抒云急忙去找韩青柏商议，韩青柏派儿子韩子厚、儿媳田冬梅去追赶。

韩青柏是韩晴儿的本家弟弟，于怀祖的内弟，原本在瑗琿都统手下做事。他亲历了《瑗琿条约》签订的全过程，此后，一次去江东六十四屯巡查，气愤之下，砍死两个欺辱边民的哥萨克，不得不逃往内地。韩青柏夫

妇带儿子千里寻亲，辗转来到田家烧锅。后来，儿子韩子厚到武馆传授武功，遭遇田家大小姐“逼婚”，娶回了田冬梅。

韩子厚、田冬梅第二天就追上了王化蝶，王化蝶执意要去奉天，三人费尽周折打听到那家妓院。王化蝶乔装夜探青楼，确认于青溟在这里厮混多年，两天前刚刚离开。田冬梅劝说王化蝶回家，无奈王化蝶尘念已绝，避开田冬梅和韩子厚，到大佛寺落发为尼了。

韩子厚两人走后，于青凤回娘家陪伴母亲，忽然见到山匪索要赎金的纸条，原来于青溟在归途中被绑票了。

韩青柏按约定送赎金，发现匪巢在蕨菜山。不见于青溟回来，韩青柏又两次带儿子、儿媳上山要人，发现山匪二当家竟然是当年在田家烧锅养伤的义军头目马振义。马振义见到韩青柏父子满脸羞愧，可大当家赵铁头不依不饶，命令山匪绑架韩青柏。韩青柏父子力敌群匪，田冬梅乘机逼住赵铁头，赵铁头只好奉还赎金，乖乖地把他们送下山。

回来的路上，韩子厚在阿勒楚河边发现了于青溟的鞋，还有一封潦草的遗书。

于思源听到王化蝶出家，见到于青溟的遗书，忧恨参半，深感耻辱。于青溟自幼聪颖，却从不在正事上下工夫。他迷恋过赌博，曾和田少爷出入烟馆，这两件事于思源都有所察觉，也都没抓住把柄，不想他又沉迷于青楼。这个不肖之子自己走上绝路，是因为没脸再见人，可也败坏了于家的门风啊！自此，于思源深居简出，整日不说一句话。

这事刚过去一年，1895年深冬一天夜里，山匪突然闯进田家烧锅，洗劫了半条商业街。为了防范山匪草寇，同心会早就组建起枪队，村西榆树林设立了两个岗楼，村东酒坊高墙四角也都有岗哨，山匪是怎么进来的呢？原来酒坊少掌柜去催缴陈欠，把酒坊的炮手带走了，一时疏忽没有设防，山匪当夜就趁虚而入。村西的岗哨听到动静，枪队全员出动，击毙了几个山匪。不想山匪在逃窜途中，放火烧毁了村南的亚麻坊。

商户清点店铺时，在金店发现一具尸体，韩青柏认出他是蕨菜山匪首赵铁头，赵铁头是从身后被人砍死的，接着又看到路口一个山匪，被长枪刺了个透心凉。韩青柏想，莫非是山匪发生内讧了？顺着血迹在榆树林找到一个受伤的人，问题才有了答案。这人是马振义的亲信，叫赵兴龙。

据赵兴龙讲，赵铁头一直对田家烧锅耿耿于怀，不听马振义劝阻，发誓要抢光这里的商户，打探到田家少掌柜带走了炮手，马上就下手了。马振义决心除掉不仁不义的赵铁头，吩咐赵兴龙伺机下手。赵兴龙在金店砍死了赵铁头，不想被他手下发现砍伤，被扎死在村头的就是砍伤他的那个人，赵兴龙也说不清是谁杀了他。

这场浩劫，酒坊损失最为惨重，田掌柜心有余悸，不敢再经营酒坊，没过几天，就带家人搬到阿勒楚喀去了。

遭遇了这两件事，田家烧锅人心惶惶，总觉得还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

1896年早春，一阵狂风骤起，东山陵园忽然起了大火，紫红色的火焰直冲云霄。村民们赶去救火，走到近前火光突然熄灭了，陵园也不见焚烧过的痕迹。可就在起风的时候，于思源家房头那棵老榆树被连根拔起，砸塌了仓房，白雪芳被落下的瓦片砸伤了。一些人说，这是后人肖，惹于先生发怒了。白雪芳也说，是公公怪她教子不严，让老天来惩罚她了。白雪芳郁郁寡欢，没出一个月就去世了。

可老天不只惩罚了白雪芳，怪异的事儿一件接一件：

3月里，老绝户家的老母鸡下了一个很大的“花蛋”，有知识的年轻人拿起一看，上面竟然是一个大清疆域图，别的地方都是蓝色，唯独边外一片血红。到了4月，这只母鸡冠子突然长大变红，有一天伸长脖子打起鸣来。

5月里，老王太太家的羊产羔了，那羊羔竟然长一张人脸，一脸哭相，没几天就死了。

5月底，村东一头母猪下崽儿，有一头小猪两个脑袋，还有一头只有三条腿。

看到怪事频频，村民不安起来，隐隐感到这是不祥的预兆，大半灾难真要降临了。

“异象”还在继续：

6月末忽然下了一场“红雨”，雨点落在衣服上像血渍一样，洗也洗不掉。

7月里，不知从哪里冒出成千上万只老鼠，地里、村里到处都是，旁若

无人般在街上闲逛。

刚进8月，松花江突然狂怒了，大水灌进江北呼兰城，吞没了江南的村落，到处一片汪洋。田家烧锅地势高，成了大海里的一座孤岛。站在这座孤岛上，许多人都在说，是不是灾难已经降临了？这地方会不会突然沉下去？

大水刚刚退去，几个年轻人上山狩猎，猎到一只浑身雪白的熊。于思南的孙子于若迪说，这是白熊，只有北极才有。于思南心里一惊，想起了于怀祖临终的话，脱口说道：“北极，那不是俄国人的地方吗？莫非俄国人真要来啦！”

白雪芳死后，于思源更加抑郁，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。

9月的一天，天空突然布满了阴霾，太阳失去了光辉，像一个灰白色的圆盘挂在天上，地面上罩着一层迷雾，几尺远就看不清东西，呼吸也感到困难。傍晚，林抒云和田光从学堂出来，不约而同地向于思源家走去。几天前，于思源突然身体沉重，打不起精神，于青凤过去住了，林抒云每天早晚都去看看。田光从林抒云脸上看出不祥，和他一起去看望老人。

两人走到油坊街，听西边有人念诵什么，仔细听去，听见有“三阳归一，同心共济”两句，林抒云心里一怔，这不是同心会当年的口号吗？扭头去看，见是一个须发皆白的道长。走近些，林抒云认出是30多年前为他指路的人，急忙躬身施礼，说能再次见到他是缘分，请他去用斋。那道长说：“不必了，贫道去年见天有异象，夜梦白蟒自北方飞来落入江中，松花江果然发了大水。昨夜在松峰山拜斗台夜观天象，见一团火球落到京城方向，推知这里也将遭受荼毒，今日和松峰山弟子下山化缘筑观。”

田光问道：“不知道长要把道观建在哪里？”

道长向北一指问道：“那里可有一座财神庙？”听田光回答说有，他说，“那北面是龙脊，财神庙东面十丈面对龙脊之首。”

田光说：“我明白了，我娘生前曾许愿，为松峰山道士筑观，我该为她还愿了。请问道长，这道观该叫什么名字？”

道士说：“我知道你是谁了。”他甩了一下拂尘，仰起头来。林抒云和田光随他望去，见阴霾已散尽，南面天上有一朵白云，被余晖染上淡淡的玫瑰色，道士说：“就叫慈云观吧。”

似乎有某种默契，于思源这时恰好走出院门，向那道长施礼，想说什么。那道长拦住他，念了几句偈语，径自去了。于思源似有所悟，转身回院。林抒云和田光心中诧异，紧走几步，把于思源扶进书房。

田光坐了会儿，要回家商量修观的事，林抒云说这不是他一家的事，要发动会众集资。田光说，那他也要拿大头，不然他娘在那边也不会心安。

田光走后，于思源神思恍惚，叫他吃饭也不吃，说他昨天坐着坐着，忽然觉得身子变轻了，似乎被人拉着飞了起来，飘飘悠悠到了一片群山上空，群山是一片绿水，他依稀记得，好像见过那地方，那是长白山。那人看不清样子，把他扔下就不见了，说明天有人来接他，醒来却是一个梦。

于思源说：“想不到那个道长真来了，看来我该走了，以后的事就留给你们了。”于青凤安慰他说，那不过是巧合，何必想那么多。

于思源微微一笑，从书柜里取出两包东西，说这是我和你爷爷在这80年里写下的，只有留给你们合适，他又和林抒云说：“你去把韩大叔叫来吧。”

林抒云找来韩青柏，两人刚走进书房，于思源就对韩青柏说：“你来时两个老人都去了，没亲耳听到他的话，可你亲身经历过，比我们更明白抵御外侮的重要。”

“老人留下的话，我多次听你说过的，已经铭刻在心了。”

于思源又问林抒云：“还记得你爷爷临终留下的话吗？”

“我时刻都记在心里，他老人家临走时说，让咱们时刻防范外患。”林抒云明白于思源的意思。

“记得就好，这么多年，好多人早就忘了。好像这外患就要来了，你和韩家表叔现在是同心会正副会长，可要担起这重任哪！”

韩青柏看了林抒云一眼，林抒云和于思源说：“放心吧，爹，我和韩大叔不会忘记爷爷的嘱托，也绝不会辜负您的厚望。”

于思源点点头，没说话，挥手叫他们离开。

韩青柏和林抒云、于青凤回到西屋，于青凤说她心慌得厉害，总觉得要出事，要去把家人都叫来。林抒云说爹嫌烦，先把大哥大嫂叫来吧。于青凤推门出去，不知什么时候起了云彩，天上浓云密布，隆隆的雷声越来越

越近。

于青鹏和田心来了，看于思源在书房看书，没敢去惊动，进了西屋，看韩青柏也在屋里，点头向他问候。韩青柏心情分外沉重，脑子里一幕幕过着这三年的事儿。五个人坐在屋里，谁也不敢轻易出声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过了许久，忽然听见书房“吧嗒”一声，急忙赶过去，屋里一片漆黑。窗外一道刺目的闪光，紧接着一声炸雷，闪光中见于思源端坐在椅子上。于青凤拿来蜡烛，看见烛台和一本书落在地上，于思源安详地长眠了。

林抒云从地上拾起那本书，那是一本《推背图》，展开的那页有一幅图，画面上城门大开，两个士兵正大踏步往里闯。下面写着：“讖曰：西方有人，足踏神京，帝出不还，三台扶倾。颂曰：黑云黯黯自西来，帝子临河筑金台。南有兵戎北有火，中兴曾见有奇才。”

林抒云不明白这幅《推背图》的意思，但于思源提起于怀祖的遗言，让他立即想到中日战争后，日本迫使朝廷割让辽东半岛，俄国马上出面反对，并联合法国和德国，帮助赎回了辽东。俄国这样热心，必定另有所图，他们要干什么呢？要独吞东北吗？那不大可能，那又是什么企图呢？

林抒云还不知道，就在几天前，清朝政府和俄国正式签订了《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》，俄国人真的要来了。

## —

这天是清明，韩青柏和孙子韩文辉走出家门，向东望去，通天街上行人络绎不绝，许多人家全家出动，人们都是去陵园祭奠于先生和为田家烧锅作出贡献的人。韩子厚和田冬梅去奉天还没回来，韩青柏决定先带孙子去祭扫。

20天前，同心会领事议事，林抒云提出扩大枪队，以备不测，领事们一致同意再买10条枪。韩青柏去找于思南，想通过他在吉林机械厂的朋友办这件事。于思南头摇得像拨浪鼓，说好钢得用在刀刃上，这点儿小事不能去劳烦这个人。于青鲲媳妇戴红珠说她哥哥戴宏图在盛京将军府做事，结交的人也多，一定能弄到枪，正好她还想去奉天看女儿。这样，于青鲲夫妇陪同韩子厚夫妇去了奉天，半个多月了还没回来。

走上通天街，韩文辉突然问：“爷爷，是谁给这条街起了这个名字？意义可真是深远，走在街上心里也敞亮。”

“具体谁先说的，我不大清楚，大家都觉着这个名字好，就这么叫开了。”韩青柏嘴里回答孙子的问话，心里在计算着儿子的行程。

走了几步，韩文辉又说：“爷爷，听说于先生去世那会儿，天上电闪雷鸣，还出现了一条五爪金龙，是真的吗？”

韩青柏沉吟片刻，回答说：“大家都这么说，想必是真的。”过了会儿，他又说：“天有异象也许不全是巧合。”

韩文辉细细品味着这句话，感到这里面也不全是迷信。他今年刚刚18岁，还在学堂听林抒云讲学。林先生讲过精神的外化，或许这就是外化现象吧？天上不见得真出现了龙，那是人们精神的投射。

正这样想着，听见身后有脚步声，韩文辉回头一看，是林抒云和于青凤，急忙回身向两位先生问候。韩青柏回过身来说：“怎么……”

于青凤明白韩青柏的意思，急忙说：“啊，早晨我在家照看孩子，两个儿子和儿媳都过来了。”她问韩青柏，“子厚他俩还没回来？”

“没有。”韩青柏摇摇头，“我也正盘算着，按理说也该回来了，可别出什么岔头。”

“不会，大叔，戴宏图办事一向谨慎，也许不大顺手，耽搁几天。”林抒云安慰着韩青柏，其实他心里也很焦急。

林抒云和韩青柏边走边聊，不知不觉已经来到陵园门前。望着祠堂和陵园，韩青柏心情忽然凝重起来，感到胸口发闷，呼吸也有些艰难。他停下脚步，叫林抒云、于青凤先进去，说他有些累，要在门口歇会儿。

韩青柏坐在一块石头上，想起了半年前于思源临终说的话，想起了这几十年间发生的事……

韩文辉站在韩青柏身后，不敢去打扰爷爷，仔细观察着陵园。这里他来过多少次了，可从来没有这样认真看过。这座陵园方方正正，从山上一一直铺展到坡底，最高处绿树如拱，守护着于先生高高隆起的陵墓，近处浓荫如盖，耸立着一座威严肃穆的殿堂。收回目光，迎面是五尺高的砖石围墙，正中朱檐瓦顶下两扇厚重的红漆拱门，门上65颗铜钉颗颗明亮，象征于先生在田家烧锅65年的历程，门侧有一副楹联，前面有一对石兽护卫。

听说那楹联是酒坊已故老田掌柜苦苦思索几天拟写出来的，上联是“保障一方功昭百姓”，下联是“兴隆四序德被千人”。

向门内望去，几十株高大遒劲的老榆树，营造出一种苍凉凝重的氛围，进门是一条八尺宽的青砖路，不远处矗立一个雕刻精细的牌坊，上书“千秋万世”四个大字。透过牌坊可以看到祠堂。祠堂坐落在五尺多高的平台上，台边环绕着青石栏杆。从地面到平台有两层台阶，每层九级，中间一个缓台。祠堂是一座高大的重檐歇山式建筑，两层屋檐间立着一块匾额，上书“同心祠堂”。

祠堂里面的情形，想也想得出来，正中筑起一个四周雕刻着云形花纹的台基，摆放着一块夔形石，这块夔形石和于家祖传的玉佩一模一样，是当年从井里打捞出来的，上面镌刻着“同心共济”四个篆书大字。这块石头有一个神异的传说，韩文辉打听过，当年的老人都已经过世了，在世的人谁也说不清。但韩文辉知道，把这块石头立在这里，是要时时告诫后人，不要忘记前人的功德。

想到这里，韩青柏已经站起身来，韩文辉随爷爷向祠堂里走去。

祠堂里香烟缭绕，井家奶奶在侍奉香火。井家奶奶叫邵春梅，她是井泉生的老伴，铁柱的儿媳妇。于先生和韩晴儿过世后，铁柱就和老伴来这里守候两位老人，铁柱和老伴老死在这里，也葬进了陵园，几年前，井泉生安排完家事，和邵春梅一起来这里接替父母。望见这个老奶奶，韩文辉不由得从心底蹦出两个字：忠诚。

人们在依次祭拜，韩青柏和韩文辉恭恭敬敬地上了香火。韩青柏询问邵春梅，在这里住得怎样？邵春梅说：“韩会长您就放心吧，我和泉生在这里比在家还好。”

韩青柏由衷地说：“于家的亲属，就我和于思南年长了，你们在这里陪伴两位老人，我们怎么能不管不问？”

邵春梅回答：“这不光是于家的事，也是全体村民的事，兰涛常来看看就行了，您多想想村民的事更要紧。”

韩青柏听出了话里的分量，心里沉甸甸的。

走出后门，园中已经洋溢着春意，树下草坪隐隐透出新绿，映衬得几树梅花更加鲜艳夺目。远远望去，坡上于先生的墓冢仿佛也开满了鲜花，

走到近前才看清，那是祭扫的人们放上去的纸花，相比之下，于思源墓上的花就少多了。韩青柏后悔还没有村民想得周到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怎么忘了扎些花带来？”

韩文辉在一旁说：“爷爷，我准备下了。”他从怀里掏出三个小小的花圈，拿起两个高高举起，庄重地摆放在于怀祖、于思源坟上。这时，他发现两座坟上都绽放着两圈鹅黄色的迎春花，不，确切地说，都有一个迎春花编成的花环，惊异地说：“是谁这么有心计？”

正在清扫甬道的井泉生抬头看看，也感到很奇怪，他说：“于思南一家来过，于青鹏来过，林先生和于青凤也来了，可他们都是拿的花，没见放这个呀？”

韩青柏也感到疑惑，迎春花近处是找不到的，不是家里人，谁会特意去山里采来编成花环呢？

过了会儿，井泉生取来两把笤帚，忽然想起什么，说：“方才田光一家来了，田野的儿子田雨时也在里面，大半是他们放上去的。”

这就对了。韩青柏记得武馆后园有迎春花，这个花环一定是田雨时编的，田雨时对于先生这样诚挚，他对于家人感到欣慰。

韩青柏和韩文辉从井泉生手里接过笤帚，两人把陵墓周围清扫了一遍，又来到韩青柏老伴坟前，摆上花圈，扫过墓，在墓前默默站了一会儿。韩文辉忽然发现，韩青柏眼睛有些湿润。

出了陵园，见一群人围在对面路旁，年轻人好奇心强，韩文辉走过去看。韩青柏见林抒云和于青凤也在人群里，就跟了过去，见是一个须发皆白的道士在路边测字，旁边围了一大群人。韩青柏不认识这个道士，林抒云认出是三十多年前为他指路的那位道长，一年前还见过，却不明白他为什么来这里测字。

这时，一个人手持一枚顺治年的铜钱放在地上，指着钱上的“顺”字问婚姻，道士说：“必成，况已成矣。”那人问他怎么知道。道士说：“钱乃团圆之物，外圆内方，地天交泰之义也。倒指顺字，可谓手到即顺也。”

又有一个年轻人写了个“也”字问财运，道士摇摇头说：“求财无望。”那人问为什么，道士回答：“地无土难栽栖鸟树，池无水怎养化龙鱼？”那人讪讪地朝西去了，道士望着他脊背说：“‘他’字无人即是‘也’，若一心求

财，恐怕连人也没了。”

那个年轻人走时和韩青柏打了个照面，韩青柏觉得他长得很像当年的钱万金。当年吝啬、贪婪的钱万金从外地弄来罂粟种子，榨掇了几十家农户和他一起在偏远地片种植，同心会发现后，召集大会痛诉鸦片罪恶，钱万金执迷不悟，割鸦片时被落地雷劈死了。钱万金死后，他儿子钱满贵和一些人不肯放弃罂粟种植，于思源设下计谋让于怀祖显灵，把他吓得逃出了田家烧锅。后来他在阿勒楚喀开设烟馆，于青溟和田家少爷因此受害，田少爷还染上了毒瘾，激怒了田冬梅，和儿子砸了烟馆，烧了鸦片，后来把他赶出了阿勒楚喀。

这人竟然长得和钱万金这样像，莫非是他孙子？韩青柏正想着，又见一个人用树枝写了个“村”字问前程。那个道士说：“木以长为贵，一寸之木能为何用？”说着拿起写字那截树枝横握在手里。那人惊异地说：“怎么？连我做什么你也知道？”道士笑笑说：“你不要为此短了志气，凡事皆在人为，方寸之木可以使之高于岑楼。”那人走后，人群里有人低声议论，一个人问：“那人到底是干什么的，怎么说道士猜出来了？”另一个人说：“你没见道士横握树枝，就像拿一把剃刀吗？他是个走乡串户的剃头匠。”

韩文辉听了很感兴趣，想试试道士说的是不是灵验，走到前面写了一个“颯”字问行人，他想问的是爹娘什么时候能回来。

那道士头也没抬便说：“风前立见，朝暮当来。”

“你说得准吗？”韩文辉不大相信。

道士说：“年轻人，今晚明早便知。”

韩文辉搔搔头，心里想，他说得这么肯定，莫非真是推算出来了？

这时，旁边一个老头也指着“颯”字问行人，想不到道士回答：“人不能来，去几时了？”

老头说：“去了有十多年了。”

道士说：“内犯玄武，外带勾陈，安得能来？交辛月当在，有意无意中得信也。”

老头听完，挤出人群就走了。有人指着他脊背小声说：“他是旗屯的，他儿子被征调去当兵，看来是回不来了。”

老人走后，又有一个人用“颯”字问行人，道士回答：“三天后至。”